



通識頭條

社會瞬息萬變 教育也在改革 一本通書不再睇到老



在1970-80年代，不少國家——尤其是已發展國家——都發生了教育改革。有人甚至認為這不只是改革，而是革命，因為不單教育的目標改變了，教育方法也不同了，乃至與過去幾千年完全相反。課程亦改革了，不再是以往的只有文、數、理、技能，還包括許多新學科，例如香港十多年前起增設的通識科。

昔日的教學方式是教師為主——教師講課，學生乖乖的聽。如今卻是學生為主。有人甚至慨嘆：今時今日，學生成了「永遠是對的」顧客，教師變成售賣知識的員工。在1970-80年代，英國和美國的教育界便有這樣的誤解，將教育改革的重點放在教師身上，以為教師質素好，學生就會學得好。這是把教育視作工業生產：學校是工廠，教師是產業工人，工人素質高，就製造出好產品。一些家長都有同樣的迷思，將學校視作工廠，能進入名校，子女就會「被製造」成優良的「產品」，是以爭住「贏在起跑線」。

▼昔日的教學方式是教師為主，教師講課，學生乖乖的聽

資料圖片



▲二十一世紀社會變化很快，專業學歷很容易貶值，今天只有少數專業人士，如醫護人員等，可以畢生從事同一個行業，其他專業都不能保證可以「終生受用」了

教育普及，始於工業社會。當時設計的教育制度，帶有工業生產的模式，毫不奇怪。至今，政府訂制教育政策時，仍然將學生看作「人力資源」，例如政府會估計：到2022年，香港會缺少十二萬勞工，教育要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培養合適的人才，背後的觀念就是將人當作「資源」。這個想法無可厚非，畢竟政府每年花費許多納稅人的錢在教育上。然而，工業社會需要的人才，跟服務型社會、或知識型創意經濟需要的人才，卻有根本的差別。

人才「學、用錯配」普遍

簡單的說，工業生產是流水作業的分工，最需要的技能是「模仿與改進」。發展中地區通常先「模仿」——說「學習」和「輸入」亦無不可——先進經濟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技巧等等，按本地情況改進、改良，青出於藍。工業社會的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是「專才」，知識型創意經濟需要的卻是「通才」——通識教育，批判思

考，強調學習方法和終生學習……等等，正是要培養「通才」，配合瞬息萬變的知識型創意經濟。

工業社會，讀十多年書後，有一技傍身或一門專業，便可終生受用。今天，只有少數專業人士（例如會計師、醫護人員、律師等等）可以畢生從事同一個行業，其他專業都不能保證可以「終生受用」了。是以昔日中學有升學和就業輔導，幫助學生選擇一個「終生受用」的行業。今天已經要擴闊為「生涯規劃」或「人生規劃」，幫助學生從認識自己開始，選擇人生路向，因為再難有終生從事的行業了。英國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人平均一生經歷過4.2個行業。二十一世紀社會變化很快，專業學歷很容易貶值，受薪階級再沒有「鐵飯碗」。

現代社會人才「學、用錯配」的現象相當普遍，歐美如是，香港亦如是。一方面供過於求，許多高學歷的畢業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學非所用。另一方面，有些工種卻求過於供。這都是因為教育制度滯後，跟不上社會的改變，重「專才」而輕「通才」的緣故。

我教通識

再談頁岩油氣

上回談到頁岩油氣與通識科能源科技，話音未落，國際油價又一次急挫。據說這背後又是傳統石油開採業和頁岩油氣開採業之間的割喉式價格競爭所引致。一如其他新科技那樣，頁岩油氣技術的理念剛剛萌芽之際，新科技概念便開始在經濟領域尤其在金融領域急忙炒作。

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Gregory Zuckerman的著作《The Frackers》描述，當初頁岩油氣開採技術並不被投資者看好。美國得州等幾個堅信這種新技術的商業冒險者（Venture Capitalist）幾乎傾盡所有，非要从頁岩層中開採出數量可觀、成本可控的石油天然氣不可，結果當然又是一部美國西部夢想的二十一世紀版的完滿結局——不止成功開採，而且幾乎一把扭轉了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甚至反過來可以放鬆對石油出口的限制，對全球能源格局乃至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此內容豐富的時事議題，通識教育科怎能錯過！雖然筆者的確極少見到坊間有教學材料是提及這個議題的。

比荷里活電影更為峰迴路轉的還在後頭呢，這一次國際油價連續大半年下跌，香港的媒體往往只集中討論中東石油國家的刻意壓價，有些甚至扯到俄羅斯、烏克蘭危機上。後者是否相關，不易品評。但作為通識科能源科技單元，就不能不關心頁岩油氣的一個重要事實性資料——原來頁岩油氣開採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合乎成本效益，而且對環境的影響始終處於未知的狀況。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明報》評論版刊登一篇名為《頁岩油氣革命的神話與現實》的評論文章，文章引述整理了Post Carbon Institute、國際能源組織和彭博通訊社的研究報告和綜合報道，指出許多被財經媒體忽略了資料，包括：

- 頁岩油氣開採量會隨着開採而不斷下降，故此油氣公司為了維持開採量，不得不持續擴大開採範圍；
- 持續擴大開採範圍，造成開採的成本不斷提升，繼而造成油氣公司的融資成本也不斷上升，影響到盈利率的下降，乃至公司經營的可持續性；
- 成本的上漲，造成頁岩開採出來的原油價格高於中東等傳統產油國家的原油，這才是導致中東產油國刻意壓低價格的真正原因。

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篇非常好的展示批判性思考的範文，資料充分，駁論清晰，把一個新科技能源的議題分析得鞭闢入裡，而且沒有擺弄任何普通讀者看不懂的花哨術語，可謂深入淺出，釐清了不少對這種新科技能源的想當然的誤解。

頁岩油氣開採科技對能源應用、環境保護和政治經濟帶來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通識教育科探究議題，既能開闊學生的視野，又具備跨單元的特徵，更能培養批判性思維，但為何坊間的通識版、參考教材卻幾乎沒有觸及這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編採速記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

水貨，水貨客，是近期社會焦點。冰封三尺，確非一日之寒，我們必須認真假借反水貨客之名，行排斥遊客、仇視同胞之實的激進和非理性行為，更要警惕自尋死路的主張和行徑，任由其發展下去，不只害人害己，更會禍及全香港。對這一點，通識教育界不應再迷信什麼多角度，而為激進者開脫，包括港大《學苑》的港獨主張。

從「驅蝗」、「佔中」以至什麼「光復」行動，參與者不乏學生，背後充斥對內地的敵視，自稱「香港民族」者，其傲慢自大更是百多年來高等華人思維的翻版。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有幾個真的讀過歷史，看透世事？作為其師長的，包括教師和家長，有沒有嘗試與他們一起對現代中國、今日香港，多一些認識，多一點接觸，並對比今昔，而不是單憑某些先入為主的傳媒報道就信以為真？例如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議事論事》，多年來就充滿對特區政府和國家制度和政策的偏見，最要命是或明或暗地傾向以至支持「佔中」，什麼叫洗腦，這就是例證。

2012年4月，在二十多位記者出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發布會上，筆者公開提出三個觀點：為什麼不考慮從外交和國防講國教？今天中國可以沒有共產黨執政嗎？今天世界可以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嗎？「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給予香港的國策。今天的新中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看看兩會、看看習奧會、看看中國在聯合國，全是世界焦點。韓國電視台拍攝的《超級中國》，用了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七集節目，特別在第六集專門講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和得失。難得的是，韓國和內地同樣叫好叫座。本報通識版作者余非，早前作了介紹，筆者今天接力推薦。

《中國是我家》，半山聖心學校播此歌，竟然引起一些家長反感，引得一港一些撐「佔中」的傳媒大肆報道，校方被迫停播。在此建議學界和記者們，看看《超級中國》，想想為什麼韓國人反而沒有你們對內地的那些偏見？而更可怕的是你們把這些偏見擴散！ 呂少群

齊來環保

珠三角環保電影節

由「文化地圖」主辦之「珠三角環保電影節」近日假香港電影資料館，以本年度金馬獎得主周浩導演的《棉花》作開幕電影。

這齣紀錄片從一粒新疆的棉花種子如何成為美國時尚舞台上正伸縮躍動的牛仔褲。其視線緊貼產業鏈，第一線直擊，由棉花的種種、採摘、紡織、製衣，而至銷售出口，目睹中國棉花產業之全貌，直探棉花覆蓋下各式產業相關人士生活，無論棉農、紡織女工、中盤商、大宗出口。全片耗時八年，呈現今日中國棉花史，也是一頁農工生活史。導演周浩說：「在中國，與棉花這條生產鏈相關的人數以千萬計，我們解讀棉花，也想從中解讀「中國製造」之於中國普通人的意義。」

當日設有映後談，邀請導演和「環保大使」林超英，與觀眾及嘉賓探討《棉花》反映的中國社會現象以及導演對於紀錄片拍攝的看法。

有觀眾問：為什麼《棉花》會作為「珠三角環保電影節」的開幕電影？周浩回應，在生態公義或環保公義的概念上，他認為他只需客觀呈現當下中國在社會經濟發展下存在的各種現象，藉着棉花的種植與生產讓觀眾反思當代中國，而非呈現導演對事件的立場。導演的角色是需要提出不同的聲音，留待觀眾自己去作判斷。

知識點

「平均多、拔尖少」

目前，內地和香港的教育制度，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平均多、拔尖少」。跟印度比較，便會發現兩地學生語文、數學等科目的平均水平，都比較印度高（甚至比英、美、加拿大、澳洲為高），可是，拔尖、出眾的學生少，傑出人才和創新人才少。反之，印度學生平均水平較低，卻有傑出的人才。平均水平高，有利「模仿與改進」。中國這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多得勞工水平不高。可是，經濟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缺乏足夠的創新人才，便可能窒礙經濟轉型。

思考點

韓國芬蘭教師受社會尊重

韓國和芬蘭的教育制度十分成功。兩地文化大異，卻有個共同處，就是教師待遇好，薪酬不俗，職業有保障，社會地位高，受到尊重。在韓國，小學教師學位競爭激烈，大約每20名考生才取錄一人。教師很少離職，每年大約只有1%。芬蘭亦如是，社會尤其尊重大學教授，頗有中國古風。小學教師是芬蘭年輕人首選的職業。大學畢業生成績最好的10%，才可以攻讀教育碩士學位，在2010年，每11名考生才取錄一人。學校很信任在職教師，讓他們相當自由的啟蒙學生。

功能主義主導的香港教育

書架

在中文大學上研究院時，我最愛上一些教育社會學的課。曾榮光、蔡寶瓊兩位教授善用社會學的教法，教授不同的教育課題，甚有啟發性，大受學生歡迎。我近日翻閱黃鴻烈主編的《香港近代史》（香港：學津書店，年份不詳），讀到作者運用功能主義的分析方法，評論香港自戰後的教育特點。

香港教育事業在二次大戰後獲得長足發展得益於工業化進程對教育的巨大推動。香港工業化進程開始於上世紀50年代，完成於70年代。香港在1952年時的GDP只有30億元，到1970年已增至192億元。1950年只有1500家廠，工人只有8萬工人；1979年已增至88萬人。香港由一個轉口港轉為新崛起的工業中心。隨着工業化

的進展，職業培訓、工業教育應運而生。尤其是新興產業、國際貿易、金融業和旅遊業的迅速發展，對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戰後香港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現的。香港各級各類學校為香港經濟輸送了大批有文化、懂技術的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人才，正是他們創造了香港的經濟奇跡。香港實業界和社會名流紛紛加入贊助教育的行列，重教興學蔚然成風。

但戰後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從總體上看，仍然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需要。香港在70年代初實現工業化，它在1971年才實行小學免費教育，1978年才實行初中強迫教育，到80年代後期才決定興辦科技大學。教育發展的速度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對香港近年的經濟轉型，構成了不利的影響。

本書是一部全面探討香港近代發展的書籍，透過閱讀多個專題，展示了香港的



百年發展歷程。在討論教育的一章中，作者運用了社會學中的功能主義作為分析的工具，令讀者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的教育，值得一讀！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